



閱讀和欣賞

外國文學部分(一)



北京出版社



阅读和欣赏

外国文学部分（一）



北 京 出 版 社

阅读和欣赏
外国文学部分(一)

陈 惇 徐京安 编
曹淑芬 李明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6,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9,000

书号: 10071·340 定价: 0.75元

目 录

- 致恰阿达耶夫……………[俄国]普希金 (1)
- 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俄国]普希金 (2)
- 谈普希金的两首政治抒情诗……………戈宝权 (4)
- 开会迷……………[苏联]马雅可夫斯基 (9)
- 讽刺砭时弊 夸张显神奇
- 浅谈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开会迷》……岳凤麟 (13)
- 自由, 爱情……………[匈牙利]裴多菲 (18)
- 时代的“忠实儿子”裴多菲
- 读《自由, 爱情》……金留春 (19)
- * * *
- 一颗简单的心……………[法国]福楼拜 (26)
- “一个隐微的生命”
- 漫谈福楼拜的《一颗简单的心》……李健吾 (63)
- 陪衬人……………[法国]左拉 (68)
- “丑”与商品
- 读左拉的短篇小说《陪衬人》……王 珊 (78)
- 我的叔叔于勒……………[法国]莫泊桑 (84)
- 贫穷则兄不认弟
- 莫泊桑短篇杰作《我的叔叔于勒》赏析……杜黎均 (95)

木木·····	[俄国]屠格涅夫	(101)
读屠格涅夫的《木木》·····	陈 桑	(141)
舞会以后·····	[俄国]列·托尔斯泰	(150)
《舞会以后》艺术琐谈·····	李明滨	(163)
儿子的否决权·····	[英国]哈代	(169)
淡淡的忧伤，深刻的悲剧		
——读哈代的《儿子的否决权》·····	常 立	(192)
最后一片叶子·····	[美国]欧·亨利	(200)
“杰作”		
——读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	郭 谦	(208)
十三夜·····	[日本]樋口一叶	(214)
明月夜的悲剧		
——樋口一叶的《十三夜》浅析·····	曹淑芬	(233)
* * *		
丑小鸭·····	[丹麦]安徒生	(240)
《丑小鸭》——一篇“言志”的童话·····	叶君健	(252)
小红帽·····	[德国]格林	(257)
读格林童话《小红帽》·····	浦漫汀	(261)
快乐王子·····	[英国]王尔德	(267)
真善美的赞歌		
——读王尔德的《快乐王子》·····	孔海立	(279)
后记·····		(286)

致恰阿达耶夫

〔俄国〕普希金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就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象梦、象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酷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象一个年青的恋人
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一八一八年

戈宝权 译

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俄国〕普希金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的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姐妹——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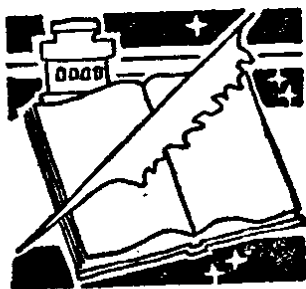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的身旁，
正象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一八二七年

戈宝权 译



谈普希金的两首政治抒情诗

戈 宝 权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1799—1837)，一向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正如著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面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曾多次论述过普希金，他说：“普希金的创作，象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和光辉夺目的洪流。普希金好象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的上空，燃起了一个新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光线立即使得这个国度变得肥沃和富饶起来”。

普希金光辉的名字，是我们中国广大的读者相当熟悉的，他的不朽的诗歌作品也是我们所喜爱的，特别是他写的两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致恰阿达耶夫》(1818年)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年)，经常被我们吟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首诗，我们不妨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的俄国政治情况和一八二五年所爆发的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

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代。他对内狂热地维护专制政权和保持农奴制度，对外则企图

扼杀欧洲各国正在发展着的革命运动。就在这时候，俄国出现了最初的一批贵族出身的革命家。他们决心推翻沙皇政权和农奴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和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尚未当政的时候，他们在彼得堡发动了反对沙皇专制的武装起义。不幸的是，由于他们行动不够坚决，主要是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沙皇当局镇压下去。五个领袖被判处了绞刑；被通缉和审讯的将近六百人；有一百多个参与起义的人被判处徒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因为这次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他们被叫做“十二月党人”。列宁对于十二月党人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深表同情。远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前，当普希金还在彼得堡的皇村中学读书时，他就写过《自由颂》（1817年）和《致恰阿达耶夫》等革命诗歌，公开地表露出诗人对沙皇专制的憎恨，号召大家起来进行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些诗被人们相互传抄着，很快就传遍了全俄罗斯。恰阿达耶夫（1794—1856）原是驻扎在皇村的近卫骑兵团的一位军官，一八二一年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幸福同盟”。一八三六年发表了著名的《哲学书简》，其中批判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发挥了反对沙皇暴政的思想。他的自由思想对普希金有很深的影响。普希金在一八一八年十九岁时，写成《致恰阿达耶夫》这首诗，当时他并不打算发表，但是它的手抄本却流传非常之

广，特别是在十二月党人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这些革命诗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把普希金流放到南俄去。在流放期间，普希金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南方秘密组织，参加过十二月党人举行的秘密集会。这时候他又写成了革命诗歌《短剑》(1821年)，号召实行革命的恐怖手段来推翻沙皇暴政。后来，由于奥德萨总督的告密，普希金就又被解送到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幽禁。可是就在这孤寂和幽禁的日子里，十二月党人普希钦曾经来访问过他，告诉了他有关十二月党人北方秘密组织的情形。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残酷镇压的时候，从很多被捕的十二月党人的身上，都搜出了普希金所写的革命诗歌。普希金本人虽然当时不在彼得堡，但是他是全心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在这以后不久，普希金曾经写道：“处绞刑的人被绞死了，但是一百二十多个朋友、兄弟和同志要去做苦役，那也是可怕的。”他当时还在自己的诗稿上画了一个绞架，上面吊着五个人的尸体，并且写道：“我也会……”，“我也会……”。据说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的大批十二月党人身上，都藏着一个秘密的徽章，上面刻着普希金在《致恰阿达耶夫》一诗中的诗句：“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新皇尼古拉一世登位，在第二年就赦免了普希金，召他到莫斯科去觐见。沙皇当时曾经问他：“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了起义，我不会不参加的。只因为我不在当地，才能幸免于难。”

在这以后，普希金又曾经和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见过面。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底，他在莫斯科见到了十二月党人伏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这时候玛丽亚正准备不辞千辛万苦，冒着风雪严寒，一个人到她丈夫流放的地方去。普希金深为她的这种英勇的行为所感动，于是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写成了《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这一首诗，托十二月党人尼吉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带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节，一共十六行，但是诗人在这里却写出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在第一节诗里，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所进行的革命事业作了很高的估价，指出了它的重大意义。普希金告诉那些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在阴暗的矿坑里作着苦役劳动的十二月党人，他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的志向”，决不会落空，也不会“徒然消亡”。他号召他们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也要始终保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紧接着，诗人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诗里，又用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诗句，对他的朋友——十二月党人进行了热忱的鼓励。普希金告诉他的朋友们，在灾难和不幸的地方，同时也就存在着希望，十二月党人所期望的时辰，不久就会来临。他告诉他们，朋友和同志们并没有把他们遗忘，爱情和友谊会象诗人的自由的歌声一样，穿过阴暗的牢门，传到他们的身旁。在最后一节诗里，普希金满怀信心，预言十二月党人所开始的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事业，总有一天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这首诗，在十二月党人中间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流放在当地的一位十二月党诗人

奥多耶夫斯基还和了普希金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两句诗：

我们的悲痛的工作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从星星之火当中会迸发出熊熊的火光。

这两句诗，在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是非常喜爱普希金的诗歌作品的。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当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舒辛斯克村的时候，身边就带着普希金的诗集，“他(列宁)最喜欢普希金的作品”。后来，当他在一九〇〇年在国外创办《火星报》的时候，就采用了奥多耶夫斯基和诗的后一句诗作为题词，印在报纸的题名旁边。这后一句诗的另一译法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这首诗，在他生前始终没有能够发表，直到一八五六年才第一次刊登在俄国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在伦敦所创办的刊物《北极星》上。赫尔岑曾经这样谈起过普希金的革命诗歌作品，他说，在沙皇尼古拉反动统治的年代，“只有普希金的响亮的和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震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满了今天的日子，并且还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普希金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年代里写成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就象他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写成的《致恰阿达耶夫》一样，也是一首杰出的政治抒情诗，这也正是在一百多年以后它们还被我们朗诵着和仍然能够激动着我们的原因。

开会迷

〔苏联〕 马雅可夫斯基

每天，当黑夜刚刚化为黎明，
我就看见：
有人去总署，
有人去委员会，
有人去政治部，
有人去教育局，
人们都分别去上班。
刚一走进房里，
公文就雨点儿似地飞来：
挑拣出五十来份——
都是最重要的公文！——
职员们就分头去开会。

每次来到，我都请求：
“能不能给我一个接见的机会？
我老早老早就来等候。”
“伊万·万内奇开会去了——

讨论戏剧部和饲马局合并的问题。”

一百层楼梯爬上了好几次，

心中厌烦透了。

可又对你说：

“叫你一个钟头以后再来。

在开会：

省合作社

要买一小瓶墨水。”

一个钟头以后，

男秘书，

女秘书全都不在这里——

室内空无一人！

二十二岁以下的青年

都在开共青团的会议。

当将近黄昏，我又爬上

七层楼的最高一层。

“伊万·万内奇同志来了没有？”

“正在出席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委员会。”

我愤怒万分，

象雪崩似地，

冲向会场，

一路上喷吐着野蛮的咒骂。

可是，我看到：
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
噢，活见鬼！
那半截在哪儿呢？
“砍死人了！
杀死人了！”
我满屋乱转着，大声叫喊。
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
这时，我却听见
秘书异常平静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
一天
要赶
二十个会。
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
齐腰以上留在这里，
那半截
在那里。”

我激动得整夜都没有睡着觉。
一大清早，
我就满怀希望地去迎接黎明：
“噢，
假使
能再召开一次会，

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

一九二二年

丘琴 译

